

从亲属称谓看殷墟甲骨的分期问题

黄国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讲 师)

自 1899 年王懿荣辨识出商代甲骨以来,学界在甲骨卜辞的断代、考释、缀合、辨伪、校重、著录等各项研究上都取得了巨大进展。而其中最重要又是最基本的一项研究进展即在于甲骨的分期问题上。从董作宾先生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首次系统建立起卜辞分期断代理论^[1],到陈梦家先生按组来重新划分殷墟卜辞,把新分出来的自组、子组、午组卜辞提前到武丁时代^[2],再到李学勤先生明确把卜辞的分类与断代区分开来,确立以字体、字形等特征作为卜辞分类的主要依据,从而奠定了今天整个殷墟甲骨分类分期研究的理论框架^[3]。可以说,殷墟甲骨的分期研究在这一个多世纪中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式发展,甲骨分期分类已逐渐为学界所认可。需要指出的是,甲骨分类的标准主要是字体,但甲骨分期的标准却要复杂得多,而亲属称谓便是其中最重要标准之一,陈梦家更是将其视为卜辞分期断代的“第一标准”^[4]。以下,笔者尝试从此“第一标准”入手,就卜辞中若干存在争议的分期问题进行新的探讨,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 宾组卜辞的时代问题

宾组典宾类卜辞由黄天树先生所分^[5],与李学勤、彭裕商所分的宾一 B 类卜辞相对应^[6]。

然诸家对本类卜辞的时代下限存在争议。黄天树认为典宾类虽然主要是武丁之物,但它和时代上限没有上及武丁时期的出组卜辞有着一定的联系,因此可以推测典宾类中的时代较晚的部分卜辞,其下限可下延至祖庚之世^[7]。李学勤、彭裕商则认为,宾一类卜辞大致是武丁中期时物(分宾组一 A 类和宾组一 B 类,其中的宾组一 B 类即是黄天树所谓的典宾类卜辞)^[8]。

笔者以为上述两种看法还有待商榷。本类卜辞存在“兄庚”称谓作:

贞:蓍禘至于□(丁)于兄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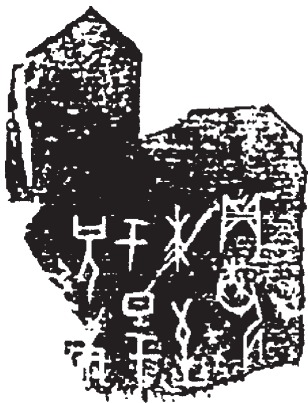
典宾类(《合集》2920 正,
图一)

癸亥,乞…𠄎。

典宾类(《合集》2920 反,
图二)

第 1 条是卜辞,大意是在卜问禘祭于□(丁)和兄庚^[9]。第 2 条是甲桥刻辞,辞已残。关于此版卜辞中的亲属关系,黄天树以为是祖甲对其父武丁和其兄祖庚的称谓,这是正确的,但认为此版卜辞属宾出类^[10]。

笔者以为,此版卜辞字体较大,笔画瘦劲有力(如《合集》2920 正);部分卜辞笔画肥厚(如《合集》2920 反)。这些正是典宾类卜辞最为典型的特征。尤其像《合集》2920 反面那些笔画



图一 《合集》2920 正



图二 《合集》2920 反

肥厚的字体更是罕见于宾三类卜辞中。盖因如此,杨郁彦《甲骨文合集分组分类总表》和崎川隆《宾组甲骨文字体分类研究》都把此版字体看成是典型的典宾类卜辞^[11]。本类卜辞共出现三位兄辈亲属,分别为兄丁、兄戊、兄庚等,其中以兄丁卜辞最为多见。兄丁、兄戊是武丁时期较为常见的兄某。

《合集》2920 卜辞字体及亲属称谓为我们考察典宾类卜辞的时代下限问题提供了新证。从《合集》2920 字体及亲属称谓上看,笔者以为,典宾类卜辞主要是武丁之物,但有少数可以晚到祖庚,而极少数甚至延及祖甲初年。这不仅是因为典宾类卜辞数量庞大,还可能与祖庚在位时间较短有关。今本《竹书纪年》记商王祖庚在位时间为 11 年^[12],而《太平御览》则记为 7 年^[13]。我们大致可以认为祖庚在位时间是在 7 年左右。这远不能和他之前武丁的 59 年以及之后祖甲的 33 年相比。因此,我们认为典宾类中可能存在少数可以晚到祖甲初年的卜辞。

二 出组卜辞的时代问题

关于出组卜辞的时代上限问题,学界存在分歧。陈梦家曾指出,武丁晚期卜人有可能延及祖庚时期,同样出组中的祖庚卜人亦有可能上及武丁晚期^[14]。李学勤、彭裕商进一步指出一类卜辞与宾组二类(即黄天树所分的宾组宾出类,亦即宾三类)有同卜之例,在字体、人物等方面也很接近,其上限可能上及武丁之末^[15]。而

黄天树则认为,尚未见署出组贞人名的出一类卜辞中有“父乙”称谓,出一类的上限仍以定在祖庚之初为宜^[16]。笔者以为之所以存在这样的争论,主要还是此前研究尚缺乏类似亲属称谓那种直接有力的证据。在出组卜辞中,“父乙”的称谓固然具有直接的断代意义,但除此以外,其他的亲属称谓实际上也可能具备这样的功能,只是此前的研究尚未揭示出来而已。

本类卜辞中有一“母庚”称谓值得重视:

癸未卜,𠄎[贞]:𠄎母庚。

出一类(《合集》23412,

图三)

此版卜辞《摹释》作“癸未卜,旅贞:𠄎母庚𠄎”。《合集释文》作“癸未卜,行:母庚”。皆误。《校释总集》已指出此版有重片,为《合集》2563(图四)^[17]。甚确。《合集》2563 所见拓片远较《合集》23412 清晰。然《摹释》与《合集》2563 作“癸未卜,𠄎母庚”。《合集释文》则作“癸未卜,禱母庚”。亦皆误。

考其产生误释之缘由,对于《合集》23412,《摹释》、《合集释文》之所以误释,盖是由于其所用拓本不够清晰所致。

对比图三、四可知,《合集》2563 显然比《合集》23412 清楚了很多,𠄎字在《合集》2563 中也是清晰可见的。

《合集》23412(《合集》2563)中有贞人𠄎,显然属于出组卜人,早在出一类卜辞中我们就可以见到他的身影,如《合集》23805 等。在整个出组卜辞中,母庚称谓目前还仅见于《合集》23412,笔者以为,这一“母庚”只能是武丁对其母的称呼。《合集》23412(《合集》2563)中的“母庚”称谓为考察出组卜辞的时代上限提供了最直接有力的证据。这应是此前研究所未注意到的。《合集》23412(《合集》2563)来源于《京津》3304,陈梦家曾引及此片卜辞,释出其贞人为𠄎,但他把《京津》3304 归入祖庚、祖甲卜辞,以为母庚是武丁的非法定配偶,或是武丁同辈的



图三 《合集》23412



图四 《合集》2563



图五 《京都》2297

配偶^[18],这一点似不可信。如是可知,出组卜辞的时代上限应武丁晚期。

三 历组卜辞的时代问题

关于历组卜辞的时代问题是目前甲骨学界争议的焦点,自董作宾以来,学界皆以历组属第四期武乙文丁卜辞。李学勤《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首次提出历组卜辞当是武丁晚年到祖庚时代的卜辞^[19],裘锡圭、林沄、黄天树、彭裕商等先后撰文支持这一观点^[20]。虽然关于历组卜辞时代的争论目前还没有结束,但它却“推动了断代研究的全方位前进”^[21]。

在历组卜辞中,除了存在争议的“父乙”、“父丁”称谓以外,还存在一个“母戊”称谓值得重视。“母戊”称谓又见于武丁卜辞,如:

𠔁母戊[羊]。

出类(《合集》19955)

甲[戊贞]:束[侑]岁母戊。

母戊。

自小字类(《合集》22206

乙)

在这些武丁卜辞中,母戊的称谓记载较为简单,其身份一直无法得到确认。《甲骨文字诂林》“母戊”条下按:“武丁、祖己、武乙之法定配偶皆可称为母戊。”^[22]这种看法显然漏收了武丁卜辞中的“母戊”称谓。而本类卜辞中的“母戊”则有助于我们对武丁时期的“母戊”身份作进一步的探讨。本类卜辞中的“母戊”见《合集》

32753(《京都》2297,图五),卜辞释文当作:

癸亥贞:侑于二母:母戊阳甲,母庚。

兹用。

历二类(《合集》32753)

本版卜辞当在“二母”下断开,以标示其下文的母戊和母庚。阳甲称谓夹在母戊和母庚之间,若单独成小句则颇为不辞,其只能是和母戊或母庚连成一小句作“母戊阳甲”或“阳甲母庚”。笔者以为当以“母戊阳甲”为是,母戊之后缀阳甲者,其义当表示母戊属阳甲之配。在一条连续合祭祖先的卜辞中,祖先之间通常都是有次序,或为顺祀,或为逆祀,但一般都是有序而不是混乱的。如果我们把属于历组二类的《合集》32753看成是武乙文丁卜辞,那么我们将无法解释“二母”,而且合祭的祖先之间也是混乱的。从母辈亲属直接跳到商王阳甲,然后再回到母辈上。无论从顺祀或逆祀上看,这都是不可信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般来说,卜辞要表示附于夫名的女性配偶时,通常都会加上“爽”、“母”、“妻”、“妾”等字,此种情况在卜辞中最为常见。像“母戊阳甲”这种直接在女性配偶上系以夫名的情况也有一些例子,如《合集》27351(《甲编》905,图六)记:

惠小乙妣庚。

无名左(《合集》27351,

又《甲编》905)

此版卜辞中“小乙妣庚”的称谓方式实质上与“母戊阳甲”是一样的,均直接在女性配偶

上系以夫名,只不过一个夫名在前,一个夫名在后罢了。再如:

丁丑卜,其禱生于高妣丙大乙。

历二类(《屯南》1089)

此版为禱生卜辞,祈求的对象应是作为女性祖先的高妣丙,大乙系于其后,标示其丈夫。“高妣丙大乙”显然是“高妣丙大乙爽”之省。其辞例与“母戊阳甲”亦全同。

如笔者前文所述,一般说来,卜辞要表示附于夫名的女性配偶时,通常都会加上“爽”、“母”、“妻”、“妾”等字,此种称谓方式一般表现为这样三种方式:“夫名+爽\母\妻\妾+女性配偶”,“女性配偶+夫名+爽”,“夫名+爽\母\妻\妾”等。“小乙妣庚”实际上是“夫名+爽\母\妻\妾+女性配偶”称谓方式的省略;而“高妣丙大乙”与“母戊阳甲”则当是“女性配偶+夫名+爽”称谓方式的省略。卜辞中,“爽”在亲属称谓里既可用在“祖某+爽+妣某”、“妣某+祖某+爽”或“祖某+爽”的方式中,然亦可见用于

“父某”之后,如《合集》30303(又《粹》322,图七)记:

己未卜,其祖父庚爽于宗。兹用。

历无名间类(《合集》30303,又《粹》322)

此版卜辞中的“爽”直接跟在父庚之后表示父庚,即祖庚之配。

因此,综合考虑,笔者以为“母戊阳甲”当为一辞,当是“母戊阳甲爽”的省称或变体。这样,此前武丁卜辞中的母戊身份可得确认,即当为商王阳甲之配。笔者以为,《合集》32753中“母戊”具体亲属身份的确认为考察历组卜辞的时代问题提供了直接有力的证据。它指示出历组卜辞确当属于武丁至祖庚之物,因为属于历二类字体的《合集》32753当属武丁时期的卜辞^[23]。

四 何组卜辞的时代问题

何组一类卜辞中有一“母壬”称谓很值得关注:

𠄎𠄎母壬𠄎宁。

𠄎𠄎[卜],𠄎[贞]:𠄎。

何一类(《合集》27719)

本版卜辞记有卜人𠄎,且属何一类卜辞字体。整个何组卜辞中的母壬称谓非常罕见,目前还仅见于此,与其时代相近的无名组卜辞亦未见有母壬称谓。笔者以为,此版卜辞中的母壬即当是出二类卜辞中相对常见的“母壬”。

𠄎岁𠄎母壬岁,亡尤。

出二类(《合集》23455)

𠄎𠄎[卜],旅[贞]:𠄎其𠄎于𠄎其𠄎母壬。

出二类(《合集》23456)

壬寅[卜],𠄎贞:𠄎母壬𠄎亡[尤]。

出二类(《合集》23457)

𠄎王𠄎母壬𠄎,亡[尤]。

出二类(《合集》23458)

上述出二类卜辞中的母壬当是商王祖甲之母辈。有一版属于祖甲时期的历无名间类卜辞曾记:

己丑卜,妣庚岁,二牢。



图六 《合集》27351



图七 《合集》30303

己丑卜,兄庚亥岁。牢。

壬辰卜,母壬岁,惠小宰。

历无名类(《屯南》1011)

此版卜辞中有兄庚称谓,显然是祖甲时期卜辞,与兄庚同版共见的母壬必是祖甲母辈无疑。此版中的母壬当是出二类卜辞中不难见到的母壬,属何一类卜辞的合 27719 中的母壬亦当与其为一人,应是商王祖甲之母辈。

曠是何组卜辞中时代较早的贞人之一。黄天树曾指出:何一类卜辞的字体、文例以及所反映的制度与时代主要属于祖甲之世的出二类卜辞十分相似,并举有这样的例子:

甲午卜,曠贞:祀中酒正。在十二月。

何一类(《合集》41322,

又《英藏》2367)

黄天树指出其前辞形似与出二类相同,且在辞末常附记“在某月”^[24]。而李学勤、彭裕商更是指出:此类卜辞在字体上与出二类的一部分卜辞一脉相承,表现出明显的衔接关系,在占卜内容上仍保留有祖甲时期的周祭。另外,曠的卜辞在整个何组卜辞中绝大部分属本类,但该卜人也有一些卜辞字体却近于出二类中行、尹等卜人的卜辞,其上限有可能到祖甲晚末^[25]。以上专家的看法都是可取的。部分贞人为曠的卜辞与出二类卜辞是非常相近的,其确实有可能延及祖甲之世。

笔者以为合 27719 中的母壬即当是出二类卜辞中的母壬,亦即商王祖甲之母辈,其时代当在祖甲晚期。如前文所言,关于何一类卜辞的时代,此前学界多从字体、文例、内容等与出二类卜辞相似的角度来考察,据以推测其时代可能到祖甲晚期。现在,我们又从亲属称谓的角度为何一类卜辞时代上限的判定找到了直接有力的证据,这使得我们对于何一类卜辞时代上限的认识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确证。

五 无名组卜辞的时代问题

关于无名组卜辞的时代,黄天树先生认为,因为它没有历无名间类那样有连称的兄



图八 《合集》27634



图九 《合集》27635

己、兄庚称谓,所以它的时代上限以定在康丁之世为宜^[26]。李学勤、彭裕商亦认为,无名组一类卜辞大致是康丁初年到武乙初期之物^[27]。笔者以为,无名类卜辞的时代上限应该可延及祖甲晚期。

无名组卜辞中有一“兄癸”的称谓值得关注,关于兄癸卜辞可见图八、九。

《合集》27634 中“羊”字作𦍋,“惠”字作𦍋。这两种形体,李学勤、彭裕商在无名类卜辞的特征字中都曾列举过^[28],它们在无名类卜辞中较为常见,其他组类卜辞则较为少见。《合集》27635,杨郁彦先生以为属历无名间类卜辞^[29],但此版卜辞中的𦍋字作𦍋,所从“又”旁在右上部,与历无名间类中所见𦍋字作𦍋,即其所从“又”旁在左下部的情况明显不同,类似的现象,李学勤、彭裕商在比较历无名类卜辞与无名组卜辞的字体时早已指出^[30],不再赘述。因此,《合集》27635 亦当是无名类卜辞。这两版卜辞记:

其侑兄癸惠羊,王受又。

无名组(《合集》27634)

禋祭兄癸惠又暹,王受又。

叔楚。

无名组(《合集》27635)

无论是在廩辛、康丁时代,还是在武乙、文丁时代都没有日名为癸的兄辈亲属,笔者以为这里的兄癸当即是出二类卜辞中的兄癸。

贞:其惟祖戊累父戊咎。

己□卜,贞:其侑于兄癸。

贞:毋侑。

出二类(《合补》13272)

此版卜辞中的祖戊当即是武丁卜辞中的父戊,而父戊则是武丁卜辞中的兄戊。武丁时期的卜辞有记:

丁卯卜:王聽,父戊孽。

丁卯卜:王聽,兄戊孽王。

自肥类(《合集》20017)

聽,暫从于省吾释,意为聽治之义。孽者,祸害之义^[31]。这是一组选择性的对贞卜辞,卜问的焦点在于到底是父戊还是兄戊会祸害时王武丁。属出二类的《合补》13272中祖戊、父戊相承共见,其犹似武丁卜辞中父戊、兄戊相承共见的风格。



图一〇 《甲》2589



图一一 《合集》27625

《合补》13272 当是祖甲之物,其中的兄癸当是祖甲之兄辈亲属,无名类卜辞中的兄癸与之当属一人,并无其他卜辞中的兄癸能与之相当(见后文),《合集》27634、《合集》27635 卜辞当是祖甲晚期之物。

兄癸亲属身份的确认为我们探讨无名组卜辞的时代问题提供了新证。通过对无名类卜辞中兄癸称谓的探讨,笔者以为,无名类卜辞的时代上限应该可延及祖甲晚期。这是极有可能的,因为商王廩辛在位的时间是很短的,《今本竹书纪年》记其在位时间仅四年^[32],因此祖甲末年至康丁初年的时间其实并不长,无名组卜辞的时代上限完全可能延及祖甲晚期。此外,李学勤曾举过这样一版卜辞:

乙巳卜:帝日惠丁。

乙巳卜:其示帝。

乙巳卜:帝日惠丁。

惠乙。有日。

惠辛。有日。

无名组(《缀新》612 正反)

此版是肋骨卜辞,《缀新》612=《美录》11(《库》1106)+《美录》11(《库》985)+《美录》10(《库》985反)。李学勤曾缀合此版卜辞,指出其属无名组卜辞,并据此认为卜辞大意是武乙为康丁选择日名,帝是武乙对其父康丁的称呼^[33]。黄天树在《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一书中怀疑此版卜辞可能是祖庚为其父武丁选择日名的卜辞,但黄先生认为由于没有确证,故仍从李说,以为是武乙为康丁选择日名^[34]。而近年李先生则认为黄天树之前怀疑是武丁的看法可能是对的^[35]。笔者以为,李先生将此版无名组卜辞(《缀新》612 正反)直接提到祖庚时期,这实际上意味着他已经看到了无名类卜辞的时代可以上及祖甲时代。

此外,陈梦家据《普》88 认为祖甲卜辞有兄癸,但他同时指出《普》88 中的“兄”字摹本不清,或是子字;又认为在《甲》2589 中,父癸与兄辛同版,故廩辛、康丁时代的父癸当是祖庚、祖甲时期的兄癸。陈先生还指出在《明续》636、644、645 与《上》7.12 中都见有兄癸称谓,他认



图一二 《合集》27571



图一三 《合集》27431

为《明续》636 中有兄癸和父庚同版,故廩辛、康丁时代也有一个兄癸的称谓^[36]。

实际上陈梦家所据以立论的卜辞似多有问题。他指出《普》88 中字迹不清,笔者暂不作讨论,所引《甲》2589 (又《合集》27625) 见图一〇、一一。

《甲》2589 (又《合集》27625) 释文为:

兄辛岁惠切各于日改。

陈梦家所谓的“父癸”其实并非父癸,《摹释》将其摹作𠂔,释为改,《合集释文》则隶释为改,大致都不差。因此,《甲》2589 中不存在一个“父癸”称谓。此外,陈先生所指出的《明续》636、644、645 与《上》7.12,分别收于《合集》27431、27634、27571 和 27635。《明续》在《甲骨文合集材料来源表》中被称为《南明》。关于《合集》27634 与《合集》27635,笔者在上文已做过讨论,不再赘述。《明续》645 (又《合集》27571) 见图一二。

《明续》645 (又《合集》27571) 释文作:

壬辰卜,其又妣癸惠牢,王受又。

无名组(《明续》645,

又《合集》27571)

陈梦家所谓的“兄癸”实为妣癸之物。故《明续》645 中没有兄癸称谓。陈先生之所以为廩辛、康丁时代也有一个兄癸,其最主要的证据还在于《明续》636,其释文作:

翌日父庚。

叔[𠂔]。

无名组(《明续》636,

又《合集》27431)(图一三)

其中并无“兄癸”称谓,陈先生所谓与“父庚”同版的“兄癸”乃是误释,其实并不存在。故《明续》636 中亦无“兄癸”称谓,更不能据此得出廩辛、康丁时代也有一个兄癸的结论。

总之,综合上述多种因素考虑,笔者以为,无名类卜辞中的兄癸当即是出二类卜辞中的兄癸,除此而外,莫能当之。无名类卜辞的时代上限应延及祖甲晚期,兄癸亲属身份的确认为无名类卜辞的时代上限问题提供了新证。

- [1] 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1933 年。
- [2]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 135~206 页,中华书局,1988 年。
- [3] 李学勤《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考古学报》1957 年第 3 期。
- [4] 同[2],第 137 页。
- [5] 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第 42 页,科学出版社,2007 年。
- [6] 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第 109~11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 [7] 同[5],第 47 页。
- [8] 同[6],第 120~127 页。
- [9] 铸字暂从冀小军所释。见冀小军《说甲骨文金文中表祈求义的𠂔字》,《湖北大学学报》1991 年第 1 期。
- [10] 黄天树《关于甲骨文商王名号省称的考察》,见《黄天树古文字论集》,第 389 页,学苑出版社,2006 年。
- [11] 杨郁彦《甲骨文合集分组分类总表》,第 39 页,台湾艺文印书馆,2005 年;崎川隆《宾组甲骨文字

(下转第 68 页)

Study on the Brocade with Double-Dragon and Double-Phoenix Designs of the Warring States

Zhao Feng *et al.*

In the year 1957, a piece of brocade with double-dragon and double-phoenix designs was unearthed in a tomb of the Chu state in Zuojiatang, Changsha, Hunan. It attracted widespread interest from scholars in ancient silk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a National Silk Museum collected another brocade with designs and style similar to the one discovered at Zuojiatang. The authors managed to rediscover the textile technique through trial and error, by reproducing the brocade. They also analyzed the motif of the double-dragon and double-phoenix designs on these brocade of the Warring States, and made further studies on the dragon, phoenix, animal, and geometric designs.

(上接第 55 页)

- 体分类研究》中册《宾组甲骨文字体分类总表》，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年。但二者均未涉及卜辞时代问题。
- [12]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王国维遗书》第十二册，第 22 页，上海古籍，1983 年。
- [13] 《太平御览》卷八三。
- [14] 同[2]，第 190 页。
- [15] 同[6]，第 138 页。
- [16] 同[5]，第 79 页。
- [17] 曹锦炎、沈建华《甲骨文校释总集》第 8 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年。
- [18] 同[2]，第 449 页。
- [19] 李学勤《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文物》，1977 年第 11 期。
- [20] 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年代》，《古文字研究》第 6 辑；林沅《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古文字研究》第 9 辑；彭裕商《也论历组卜辞的年代》，《四川大学学报》，1983 年第 6 期；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第 168~206 页，科学出版社，2007 年。
- [21] 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第 170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
- [22] 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第 3563 页，中华书局，1996 年。
- [23] 关于《合集》32753，《合集释文》作：“癸亥，贞又于二母𠂔，象(阳)甲母庚。兹用”。以“母戊”合文为“𠂔”，以“阳甲母庚”为一句，似有不确。且退一步说，即便“母戊”合文为“𠂔”，此版卜辞亦作：“癸亥，贞又于二母：(母)𠂔象(阳)甲，母庚。兹用。”“二母”指阳甲之配“母𠂔”、小乙之配“母庚”。这同样表明，属历二类字体的《合集》32753 当是武丁时期的卜辞。历组卜辞的时代当属武丁晚年到祖庚时期的卜辞。
- [24] 同[5]，第 233 页。
- [25] 同[6]，第 156~157 页。
- [26] 同[5]，第 265 页。
- [27] 同[6]，第 298~304 页。
- [28] 同[6]，第 284~286 页。
- [29] 同[11]《甲骨文合集分组分类总表》，第 365 页。
- [30] 同[6]，第 274 页。
- [31]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第 83~87 页，1979 年。
- [32] 同[12]，第 23 页。
- [33] 同[3]。
- [34] 同[5]，第 246 页。
- [35] 李学勤《新出应公鼎释读》，见张光裕、黄德宽主编《古文字学论稿》，第 3 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 年。
- [36] 同[2]，第 455~456 页。

(责任编辑：李缙云)